

西方哲學史稱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紀期間的哲學為希臘主義哲學，也就是在希臘本土以外的希臘殖民地中興起的哲學，其特色為在戰亂以後對人心靈問題的關心。關心者除了斯多亞派和伊辟鳩魯以外，還有懷疑學派（Skepsis）。

懷疑派並非無的放矢，為懷疑而懷疑的。懷疑學者主要攻擊的是教條主義，希望透過懷疑的方法來得到內心的平安。教條主義有何不妥？如果不過是以權力來進行，沒有理性的基礎，便只會叫人不安，成為人內心的壓力和枷鎖。如何從教條中解脫開來呢？就是要人認識人與事物的關係。

懷疑學派中反對教條主義最得力的是蒂孟（Timon, 335-235 B.C.）和他的老師皮浪（Pyrrho）。他們把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方法，甚至智者學派的論點都提出質疑，包括懷疑兩種知識形式——知覺和判斷的真實的可能性。

從前的知識論常識都認為知覺加判斷乃知識的基礎，但懷疑論卻對之加以鞭策和批評。

《論知識》

蒂孟在其《論知識》一書中對三個他自己提出的問題作出解答：

（一）甚麼是事物？答案是我們根本不能回答，因為如果透過感官，我們不過曉得事物的表面而已，而不是事物自身。

（二）我們如何知道事物？既然透過感官，那我們只能說「我看見的事物乃如此如此」，而不能就認為「那事物是如此如此的」。

這兒更深層的看法乃相對主義。懷疑論者曾經提出過十個論式，說知覺的變化，乃根據不同的生物，不同的人，牠／他們的生活慣例，在不同的時間中的身體狀況，牠／他們的發展以及與對象的不同關係中進行。此外，知覺不能說就能直接反映事物，因為它們受到知覺的中介的限制，如空氣及生理的狀態變化等。最後，我們又

不能說誰的或哪一次的知覺更正確或最正確。

「放進括弧」

至於判斷或意見也同樣受到懷疑：每一個意見的相反意見都可以有同樣充足的理由，不見得哪一個意見更為正確，不過都是傳統和習俗而已。據說蒂孟發明了一個字叫「Epoché」。這字後來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有進一步的發揮，就是知識既不能說客觀，便最好不要堅持或自以為是，最好把自己的意見「放進括弧」（bracketing）裏，「存而不論」。有如此通透豁達的意見以後，便能過平靜的生活，求取內心的平安。在二十世紀胡塞爾的哲學當中「Epoché」主要是就知識論而說的，但蒂孟的「存而不論」，卻有倫理學的旨趣，旨於心靈的平靜（ataraxia），而無動於驕傲的妄念和意見之爭。

反智思想

懷疑論派發展至中期的思想，甚至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開炮。在三段論中，每個論據為了證明自己的前提是有效的，便得先假定其他論據的成立，如此證明每一個論證，可推至無窮。前提經常不過是假設性的，邏輯卻不過是前提與前提之間的推論關係。此外，在三段論的推理中有循環問題，如果由全稱命題（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）推到特稱命題（那隻天鵝是白色的），便得注意全稱命題之所以成立，要先在乎特稱命題的有效性（那真是一隻天鵝？）……。

懷疑論如此對傳統知識和真理的基礎窮追猛打，可以說是一種反對人類以理性尊大的主張。他們除了認為知識是相對的，只是各人對自己信仰的暫時性表達以外，其反智思想還有與中國道家相近的一面，就是認為宇宙渾然一體，所有矛盾衝突，不過是暫時性的時序表現；一切順其自然，便是幸福。